



重校襄陽耆舊傳卷上

計字崇祿錢以百



宋王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始
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景差
懼其勝已言之於王王以為小臣玉讓
其友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
辛美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言子而
得官者我也官而不得意者子也玉曰

若東郭狡者天下之狡兔也日行九百
里而卒不免韓盧之口然在獵者耳夫
遙見而指蹤雖韓盧必不及狡兔也若
躡跡而放雖東郭狡必不免也今子之
言我於王為遙指蹤而不厲耶躡跡而
宋縱絕耶友謝之復言於王王識音而善
文襄王好樂愛賦既美其才而憎之似

屈原也曰子盍從俗使楚人貴子之德
乎對曰昔楚有善歌者始而曰不俚已
人國中屬而和之者數百人既而曰陽
春白雪朝日魚離國中屬而和之者不
至十人含商吐角絕倫赴曲固中屬而
和之者不至三人矣其曲彌高其和彌

寡

後漢龐德公襄陽人居峴上之南未嘗入
城府躬耕田里夫妻相待如賓琴書自
娛覩其貌者肅如也荊州牧劉表數延
請不能屈尸自往候之謂公曰夫保全
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公笑曰鴻鵠巢
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龜鼉穴於深
泉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

之巢穴也但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
所保也每釋耕於隴上妻子耨於前表
詣而問曰先生若居畎畝之間而不肯
當祿然後世將何以貴子孫乎公曰時
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
不同亦不為無所遺也表曰何謂公曰
昔堯舜舉海內授其臣而無所執愛委

其子於草莽而無矜色丹朱商均至愚
下得全首領以沒禹湯雖以四海為貴
遂以國私其親使桀徙南巢紂懸首周
旗而族受其禍夫豈愚於丹朱商均哉
其勢危故也周公攝政天下而殺其兄
向使周公兄弟食黎藿之羹居蓬蒿之
下豈有若是之害哉表乃嘆息而去諸

葛孔明每至公家獨拜公於牀下公殊
不令止司馬德操嘗造公值公渡沔上
先人墓操徑入堂上呼德公妻子使作
黍徐元直向言有客即來就公談論妻
子皆奔走供設德操少德公十歲以兄
事之呼作龐公也人乃謂公是德公名
非也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託言採

藥因不知所在先賢傳云鄉里舊語目
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
德操為水鏡皆德公之題也其子儂人
亦有今名為魏武黃門吏鄰郎早卒子
煥字世文晉太康中為悻悻太守去官
還鄉里里人語曰我家池裏龍種未歸
鄉里仰其德謙少壯皆代老者擔德公

從子統

統字士元小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
十八使詣司馬德操德操與語自畫達
夜乃嘆息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
必南州士之冠冕由是顯符後劉備訪
世事於德操曰後生俗士豈識時務識
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臥龍鳳雛備

問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每稱誅多
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曰當今天下
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
興風俗長道業若不美其談則聲名不
定慕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
長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特
周諭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陸

續顧劭全琮皆徃統曰陸子可謂駕馬
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駕牛能負重致
遠也初劉備領荊州統以從事守棗陽
今在縣不治免官魯肅與備書曰龐士
元非百里才也使其處治中別駕之任
始當展其驥足耳備大器之以為治中
事從勸備人益州備向成都所向輒克

於涪大會曰本日之會可為樂矣統曰
伐人之國而以為歡共仁者所為備醉
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乎進
圍維縣繞帥象攻城為矢所中卒年三
十六

後漢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元初中舉
上詩吏為校書郎累至侍中著楚詞章

句行於世其賦諫書論反雜文凡二十
一篇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
考作靈光殿賦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
見甚奇之遂輟翰曾有奇夢惡之作夢
賦以自厲後溺死

後漢蔡瑁字德珪襄陽人性豪自喜少為
魏武所親劉琮之敗武帝造其家入瑁

私室呼見其妻子謂曰德珪故憶往昔
共見梁孟星孟星不見人時否聞今在
此那得面目見卿邪是時瑁家在蔡洲
上屋宇甚好四墻皆以青石結角婢妾
數百人別業四五十處漢末諸蔡最盛
蔡諷姊適太尉張溫長女為黃彥承妻
小女為劉景升後婦瑁之姊也瓚字茂

於外瑁允陰伺其過闕隨而毀之美無
顯而不掩闕無微而不露於是忿怒之
色日發誚讓之書日至而琮竟為嗣矣
故曰容力生於身疎積愛出於近習豈
謂是邪泄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不
能安其身君臣則然父子亦猶是乎從
表疾病琦慈孝瑁允恐其見表父子相

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令君撫臨
江夏為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衆而來
必見譴怒傷親親之嘆以增其疾非孝
敬也遂過於戶外使不相見琦流涕而
去士民間而傷焉表卒琮竟嗣立以侯
邛與琦怒而投之偽辭赴喪有討瑁允
之意會王師已臨其郊琮舉州請罪琦

遂奔於江南

後漢楊慮字威方襄陽人少有德行為沔
南冠冕州郡禮重諸公辟命皆不能屈
年十七而天門徒數百人宗其德範號
為德行楊君許況是慮同里人少師慮
為魏武從事中郎事劉備昔在劉表坐
論陳元德者其人也慮弟儀

儀字威公為蜀相諸葛亮長史加綏畢
將軍亮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
不稽思慮須臾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
儀亮深借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故
嘗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
二年亮出屯谷口卒於敵場全軍而還
又誅討魏延自以為功勳至大當代亮

而方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遂
大怨憤謂費禕曰往者吾若舉軍就魏
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更及
禕表其言坐徙儀復上書誹謗詞旨激
切遂下郡收儀自殺

後漢繁仲皇襄陽人為青州刺史自爾以
來雖無名德重位世世作書生門戶

後漢習融襄陽人有德行不仕子郁字文
通為黃門侍郎封襄陽公陳史自爾以
習詢習竺才氣鋒爽習藹有威儀善談
論習承業博學有才鑑歷江陽汶山太
守都督龍鶴諸事令人並制不問更及
習珍為零陵北部都尉加裨將軍孫權
殺關羽諸縣響應欲保城不降珍弟曰

驅甚崩之民當乘勝之敵甲不堅密士
不素精難以成功不如暫屈節於彼然
後立大效以報漢室也珍從之乃陰約
樊冑等舉兵為權所破珍舉七縣自號
為邵陵太中屯校夷界以事蜀潘濬討
珍所至皆下唯珍所師數百登山濬數
書喻使降不答濬單將左右自到山下

求共交語珍還謂曰我必為漢鬼不為
吳臣不可逼也因引射濬濬還共攻月
餘糧箭皆盡曰受漢恩厚不得不報之
以死諸君何為者即伏劍自裁劉備聞
珍敗為發喪追贈邵陵太守張邵伯難
習宏曰若亡國之大夫不可以訪事敗
軍之將不足以言勇則商之箕子當見

捐於習日趙之廣武君無能振策於一
世也後賊發其漢末先人墓掘習郁冢
作炭竈時人痛之珍子溫黑面木姓
習溫識度廣大歷長沙武昌太守選曹
尚書廣州刺史從容朝位三十年不立
名跡不結權豪飲酒一石乃醉有別業
在洛上每休沐當宴其中長子宇執法

郎曾取急趨車乘道從甚盛温怒杖責
之曰吾聞生於亂世貴而能貧始可以
亡患况復以侈靡競乎

黃彥承高爽開朗為沔南名士謂孔明曰
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面才堪相
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
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

醜女

蜀馬良字季常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
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
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荆
州辟為從事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良
留荆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
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

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
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聞
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
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
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後遣
使吳良謂亮曰今術國命協穆二家幸
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

即為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
紹昆吾豕鬻之勲竒人吉士荆楚之令
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
存納以慰將命先生稱尊號以為侍中
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
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
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子乘為騎都尉

良弟謖史記身亦與書子來為魏將
謖縮音字幼常以荊州從事入蜀歷練竹
成都令越雋太守長八尺才器過人善
與人交好論軍計亮深器異先主臨薨
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用大也亮
猶謂不然以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
達夜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語曰

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
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
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
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盡殄遺類
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
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
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

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祈山使謖統大衆向前為魏將張郃所破坐此下獄死時年三十九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推殛鯨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廚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泉也於時千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不如奴婢鷄犬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邴吉不問橫屍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德分之體也今明公為理親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嘗

為東書屬典選舉及顯死亮泣三日與
蔣琬書曰掾曹非揚顯於朝中多損益矣
向朗字巨達宜城人也朗少師事司馬
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龐士元皆親善
劉表以為臨沮長表卒歸先主為巴西
牂牁房陵太守後主踐祚為步校兵尉
丞相長史朗素與馬謖善謖逝亡朗知

情不舉亮恨之免官亮卒後徙左將軍
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朗少時雖涉獵
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
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乃更潛心典籍
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
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
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功是見

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禧
十年卒遺言戒子曰傳稷師克在和不在
象此言天地和則蔣物生君臣如財
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來靜得所安
君早喪所天為二兄所諍養使其性行
不隨祿利以隨本但貧耳貧非人患惟
和為貴汝其勉之子條

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今中撫軍名
炎而漢年極於炎興瑞出成都而歲之
於相府此殆天意也明年十二月晉武
即尊位炎興於是應矣孫盛曰昔公孫
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氏二王之文殆
述所作乎

蜀廖化本名淳中廬人也世為沔南冠族

為關羽前將軍主簿敗沒於吳思嚮劉
備乃詐死因將老母晝夜西奔備於秭
歸備大悅以為宜都太守為亮參軍稍
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前并州刺史
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德與張翼齊而
在宗預之右咸熙元年春內徙洛陽道
病卒

蜀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

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揚儀
魏延牧豎小人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
務缺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
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
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
四顧不能即荅恢曰可速言儀延

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彰難御之
心也方今掃除強賊混一寰夏功以才
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
由慮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
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為知言之益分初

吳張悌其先襄陽人孫皓時為丞相封山
都侯晉伐吳諸葛靚大敗走使迎悌悌

不去靚自牽之曰天下存亡有大數豈
卿一人所知何故自取死為悌垂泣曰
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
便為卿家丞相所授嘗恐不得其死負
名賢知顧今日以身殉社稷復何所道
邪莫牽拽我靚收淚放之去百步餘為
晉軍所殺

吳李衡字叔平襄陽人習竺以女英習配之漢末為丹陽太守孫休在丹陽衡數以法繩之英習每諫曰賤而凌貴踈而間親取禍之道衡不從會孫亮廢衡從門入英習逆門曰何故有懼色琅邪王立邪衡曰然不用卿語已至如此遂合其家客欲奔魏英習固諫曰不可君本

使於吳吳人稱焉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拜憲領軍為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邊江長吏皆棄城走憲斬亂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為唇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吾寧當

為降虜乎於是繕甲完聚厲以節義士
皆用命吳又使步協西征又遣陸抗助
協憲距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大半
或勸南出牂牁北奔上庸可以保全憲
白夫為人主百姓所仰既不能存急而
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會荊州
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泰始初入朝詔

憲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又
賜以玄玉佩劍卒追封西鄂侯謚曰烈
初憲侍讌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憲
薦蜀人常忌杜軫等皆西國之良器武
帝並召而仕之子襲至廣漢太守兄子

尚

羅尚太康末為平西將軍益州刺史性貪

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賢富擬魯衛家如市里貪如虎狼無復極已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皮使為禍時李特起於蜀攻尚於成都尚破之斬李特特子雄僭號於郫城尚卒雄遂據有蜀土

荆欽初晉惠帝即位兒童謠曰兩火沒地

哀哉秋蘭歸刑街郵終為人歎又河內

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以戟為墻毒藥即行刃還自傷揚濟問欽欽垂泣曰皇太后諱季蘭兩火武皇帝諱炎字也此言武皇崩而太后失尊罹大禍辱終始不以道不得附山陵乃歸於非所也及楊太后之見滅葬於街郵亭

皆如其言欽從祖祺婦即諸葛孔明之
大姊也

晉習鑿齒字彥盛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

為邦豪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

稱荊州刺史桓溫辟為從事主簿遷別

駕所在任職蒞事有績善尺牘論議釋

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

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

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溫覬覦非望鑿

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放漢光武

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

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帝文

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明天心不

可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

廢于里巷登萬山與謝安書曰西望隆
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
南登城郭懷羊公之舊風北臨楚墟存
鄧老之高蹤游目檀溪念崔徐之交肆
漁梁追二公之迹若乃裴杜和傳之故
居繁欽王粲之舊宅遺事滿目及襄陽
陷符堅素聞其名與道俱安輿而致既

則皆畜養女皆不貫籍天下戶口幾亡
其半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剝落天上
曹一人非復國有帝雖不能悉用然嘉其
正直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為南津校尉
以祖深為之公嚴清刻搜檢姦惡不避
強禦遠近側足莫敢縱恣淮南太守畏
之如上府令行禁止威振遠近長江肅

清吹土自合... 並身三肅

齊蔡道貴襄陽人拳勇秀出當時以比關

羽張飛... 不粒

梁魚弘襄陽人白皙美姿容凡五為太守卒官

唐羅藝字子延襄陽人勇攻戰善用槊隋

大業中以戰力補虎賁即將天下盜起

涿郡富饒屯兵且數萬苦盜賊侵掠留

守不能支藝數破却之勇常冠軍為諸

將忌畏藝遂開庫物賜戰士殺異已者

自稱幽州總管宇文化及遣使招藝藝

曰我隋舊臣今大行顛覆義不辱於賊

斬使者為煬帝發喪竇建德高開道亦

遣使於藝藝曰劇賊不足共功名唐公

民望所係王業必成吾決歸之武德二

年以地歸封燕王藝負其功且貴重不
少屈秦王左右嘗至其營藝疾辱之太
宗即位進開府饑同三司藝內惧俄矯
詔據幽州為楊岌攻之敗奔至寧州界
左右斬之

重校襄陽耆舊傳卷上終

重校襄陽耆舊傳卷下

唐尹怱字守忠襄陽人父嗣宗居喪踰禮
正觀中特蒙旌辟遂結廬墳側有終焉
之志怱時年十三竭力南畝勤苦備經
旦夕欣欣就養彌篤父疾怱不解衣巾
歷年形貌頓瘠幾至傾滅父卒廬於墓
所負土成墳蓬首單衣鹽酪不進朝夕

號慟有紫芝產墓側州將楊洪武奏乞
旌表勅曰忤事親盡禮誠敬著於鄉閭
居喪盡哀淳孝通于幽顯龍朔中刺史
封道洪改其閭為南陔里張柬之為之
記子慕先字冬筠孫仁恕字南金皆有
孝行俱被旌表於是一門四闕

唐張柬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少涉經史

補太學生令狐德棻異其才以王佐期
之中進士第補青源丞又以賢良召試
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人獨為第
一拜監察御史為荊州都督府長史武
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
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後
姚崇薦為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誅二張

也東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漢陽郡公不半歲以漢陽王加特進罷政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會溪水漲齧城郭東之因壘為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為武三思所譖貶新州司馬又流隴州憂憤卒東之剛直不傅會然遠於學論次書數十百篇子愿

知軍戎萬里情乎張延賞怙權嫉渾守

正遣親厚謂曰第慎言於朝則位可久

渾曰為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

禁卒為所擠以右散騎常侍罷政事封

宜城郡公

唐席豫襄陽人舉學兼流略詞擅文場科擢上第復舉手筆俊拔科中之太平公

主聞其名將表為諫官豫耻汙詖謁遁
去俄舉賢良方正異等遷考功員外郎
黜陟清明拜吏部侍郎拔寒遠士多至
臺閣時推知人號席公進尚書封襄陽
子清直亡欲當官不為勢權所撼性謹
畏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細
事耳何留慮答曰細不謹况大事邪卒

唐年六十九元宗嘗登朝元閣賦詩群臣

屬和帝以豫詩最工詔曰詩人之冠冕
也

唐鮑防襄陽人強志于學善辭章及進士
第後為太原尹節度使人樂其治詔圖
形別殿又歷福建江西觀察使從幸奉
天除禮部侍郎封東海郡公正元元年

策賢良方正得穆質柳公綽等世美防
知人時比歲旱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
式請烹私羊指當時輔政者獨孤恹欲
下質防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
置質高第帝見策嘉輯防於詩尤有所
工感發以訊切世敝當時稱之

唐孟浩然襄陽人隱鹿門山年四十游京

師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元宗至浩然
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
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問其詩因
放還張九齡辟為荊州從事尋卒樊澤
鎮襄陽自為撰文年書刊石於鳳林山
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
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鄭誠謂賢者名

不可斥更曰孟亭
唐朱朴襄陽人以三史舉繇荆門令進京
兆府司錄參軍改著作郎乾寧初太府
少卿李元實欲取中外九品以上官兩
月俸助軍興朴上疏執不可而止擢國
子毛詩博士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
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

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
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偶晉極焉廣明巨
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里閤井肆所存
十二比幸召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
九高古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
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輿鳳林為之闕南
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浴重山

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
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
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
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
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
興也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
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疆悞狼戾

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
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為之限永無夷狄
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

唐杜易簡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九
歲能屬文博學有高名擢進士累至考
功員外郎貶開州司馬卒集二十卷行

審世從祖弟審言曰心謝世吳森嘗語人

審言字必簡恃才高以傲世是疾嘗語人
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
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累遷洛陽丞
貶吉州司戶州司馬周季重郭若訥致
其罪審言子并十三懷刃刺季重左右
殺并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
若訥誤我審言免官還東都為修文館

學士卒蘇頌傷并孝烈誌其墓劉允濟
祭以文審言生子閒閑生甫

甫字子美徙家鞏縣天寶末獻三大禮賦
帝使待制集賢院拜右衛率府胄倉參
軍數上賦頌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
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
顯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

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會祿山亂走入三川流落劔南結廬成都西郭嚴武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大歷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登衡山西客來陽卒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子宗文宗武遷葬偃師

賢牧

魏胡烈字武賢咸熙元年為荊州刺史有惠化補缺堤民賴其利百姓刊石銘之為載童歌凡三首及記山都襄陽印中廬直城決塞之功

晉羊祐字叔子武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祐為都督荊州諸軍事率營兵出鎮南夏

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
晉吳人開布大信及卒南州人征市日聞
祐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
守邊將士亦為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
祐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談詠
終日不倦常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
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

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
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
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
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
輩乃當如公言耳祐卒後襄陽百姓於
祐平生游憇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
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

淚碑文蜀人李安所撰安一名興初為
荊州諸葛亮宅碣其文善及羊公卒碑
文工時人始服其才也南雍州記云楊
世安同記室主簿讀祐碑訖乃長嘆曰
大丈夫所在當立名吾雖不敏豈獨無
意自爾為政務存寬簡荊州人為祐諱
名屋室皆以門為稱改戶曹為辭曹

晉杜預字元凱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
諸軍事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
修召信臣遺迹激用滄洧諸水浸原田
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
毅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之
江陵千數百里此無通路又巴丘湖沅
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荆蠻之所

恃也預乃開陽口起下水達巴陵千餘里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涉之漕人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預好留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記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南雍州記云其沉碑今天色晴明漁人常見此碑於

水中也預在鎮因宴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之聲竊窺於戶正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

晉山簡字季倫司空濤子永嘉三年出為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

是耽諸習氏荆王豪族有佳園池簡每
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
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
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醉酊無所知時時
能騎馬倒著白接離舉鞭問葛强何如
并州兒强家在并州簡愛將也時樂府
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寮佐或

韋袍復帽轉以相付舊制峴萬二山澤
中不聽百姓捕魚洪下教曰禮名山大
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
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遷改此法時天下
大亂洪專督江漢威行南服每有興廢
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
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

事卒于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父老
追思洪雖其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晉
皮初劉洪牙門將洪討張昌初為都戰
師忠勇冠軍漢沔肅清實初等之功也
洪表初為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
襄陽名郡乃以洪壻夏侯陟為守洪曰
若必姻親可用荊州十郡安得十壻乃

表陟姻親不得相監初勲宜見酬報詔
聽之

晉桓宣監沔中諸軍事石勒荊州刺史郭
敬成襄陽陶侃使其子與宣俱攻樊城
拔之敬懼遁走宣遂平襄陽侃使宣鎮
之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威儀
或載鉏耒於輶軒或親芸獲於隴畝十

餘年間綏撫僑寓甚有稱績
晉鄧遐字應遠勇力絕人氣蓋當時時人
方之樊噲治郡號為名將為襄陽太守
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為人害遐遂拔劍
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流血江水
為之俱赤因名曰斬蛟渚亦謂之斬蛟

津

宋劉道產為雍州刺史襄陽太守善於臨

民在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叛戾不
受化者並皆順服悉出緣沔為百姓樂
業民戶豐贍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
始也卒謚曰襄陽侯澤被西土及喪還
諸蠻皆衰經號哭送至沔口
宋褚裕之字叔度為雍州刺史在任三年

宋以清簡致稱 史尚載 陳史 五 五 三 平

宋朱修之字恭祖孝武初累遷寧蠻校尉
雍州刺史加都督脩之政存寬簡士庶
悅附以功封南昌縣侯脩之立身清約
百城賦贈一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
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史賭之未嘗入
宋已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

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

果償之

宋張邵字茂宗為襄州刺史築長圍修立

堤堰開田千頃郡人賴之

齊蕭赤斧為雍州刺史在州不營產利勤

於奉公

齊蕭綽字景業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

都督紈留心辭訟人人呼至案前親自
顧問有不得理者勉喻之退皆無恨為
百姓所畏愛及卒喪還百姓緣沔水悲
泣設祭於峴山為立祠謚曰昭侯建武
宋元年贈司徒安陸王陳史蔡頭圖
梁蕭景字子照武帝從父弟封吳平縣侯
天監七年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初到州

省除三迎羽儀器服不得頻擾吏人脩

葺城壘申警邊備理辭訟躬勸農桑州
內清靜抄盜絕迹

梁柳慶遠字文和梁武出鎮以慶遠為別
駕及即位自散騎常侍出為雍州刺史
加都督帝餞之曰卿衣錦還鄉矣後復
自領軍將軍出為本州頗勵清節士庶

懷之軍出軍出為本州刺史

梁蕭恭字敬範為雍州刺史政績有聲百

姓請立碑詔名政德碑

北齊李密字希邕為襄州刺史在州十餘

年甚得安邊之術威信聞於外境高祖

頻降手書勞問并賜口馬

魏賈思同字仕明齊郡人武定末遷襄州

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

周王述字長述京兆人封龍門郡公明帝

時為襄州總管治有能名

後周申徽字世儀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

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盡

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

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

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
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子迹
並寫誦之隋李禮成為襄州總管稱有
惠政於峴山建徘徊堂迎送賓客
隋崔弘度博陵人開皇中為襄州總管御
下嚴急吏人聞其聲莫不戰慄令行禁
止盜賊屏迹後為太府卿長安為之語

曰寧飲三斗酢不見崔弘度

隋韋世康杜陵人開皇七年將事江南議
重方鎮拜襄州刺史政簡靜百姓愛悅
隋薛道衡字元鄉河東人仁壽中自內史
侍郎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久當樞要不
勝悲戀高祖曰爾侍奉勞欲令攝將兼
撫萌俗爾之去朕如斷一臂賚九銀金

帶等慰遣之在任清簡吏民懷其仁金

唐李孝恭太祖孫封河澗王武德中自荆

州總管遷襄州道行臺左僕射時嶺表

未卒乃分遣使者安輯款附者四十九

州號令暢南海陳史文簡精百校交州

唐張公謹字方慎正觀五年四月使持節

都督襄鄧唐浙郡五州諸軍事襄州刺

史郡人以惠政立碑頌德在開元寺

唐韓思復字紹世長安人景龍中為刺史

開元初自吏部侍郎復為襄州兼按察

使治行名天下盧撰孟浩然為立石峴

山子朝宗

朝宗開元十八年以給事中為荊州長史

兼襄州刺史二十二年初置採訪使復

領山南東道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
言汲者死行人暑暍不敢視始思復移
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號韓公井朝宗
又奏立襄鄧分水門
唐樊澤字安時有武力喜兵法議者謂有
將帥器嘗召對延英德宗嘆其論兵與
我意合累遷山南東道司馬就拜節度

使每射獵諸將憚其材武數與李希烈
角禽粟將張嘉瑜杜文朝梁俊之等賊
氣沮縮遂取唐隋二州貞元三年為荆
南節度使會山南東道嗣曹正臯卒軍
亂剽居人以澤威惠著襄陽間復徙山
南東道加檢校尚書右僕射
唐李臯字子蘭襲封曹王鎮山南東道性

勤儉能知人疾苦參聽微隱盡得吏下
短長其賞罰必信所至常平物佑豪舉
不得擅其利教為戰艦挾二輪蹈之鼓
水疾進駛千陣馬有所造作皆用省而
利長以物遺人必自視衡量庫帛皆印
署以杜吏謾扶風馬彛未知名臯識之
卒以正直弭張柬之有園圃在襄陽臯

嘗宴集將市取之彛曰漢陽有中興功
今遺業當百世共保柰何使其子孫鬻
乎臯謝曰主吏失詞以為君羞微君安
得聞此言

唐柳公綽字寬檢校戶部尚書山南東道
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
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

貪者公綽剗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
法法亡誅舞文者寶曆元年就遷檢校
左僕射卒謚曰元嘗曰吾蒞官未嘗以
私喜怒加於人子孫其昌乎唐李承為
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李希烈猶據襄州
帝慮不受命欲以禁兵衛送承承辭請
以單騎入既至希烈舍承外館迫脅日

萬端承晏然誓以死守希烈不能屈遂
大掠去襄漢蕩然承輯綏撫安之居一
年闔境全復初希烈雖去留部校守覘
徃來踵舍承因得使所辱臧叔雅結希
烈腹心周魯王玠姚憺及曾等謀殺希
烈承首謀也密詔褒美
唐裴度字中立兼侍中為山南東道節度

有白罷元和所置臨漢監牧千馬納之
校以善田四百頃還襄人頃之固請老
不許八年徙東都留守俄加中書令薨
冊贈太傅謚文忠大中初詔配享獻宗
廟廷度退然終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
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海使外國
者其居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

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
用常為天下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
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

唐盧鈞字子和會昌中漢水害襄陽拜鈞
山南東道節度使築隄六千步以障漢
暴懿宗初以太保致仕卒謚曰元鈞與
人交始若淡薄既久乃益固所居官必

有績大抵根仁恕至誠而施於事玩服
不為鮮明位將相沒而無羸財示陸興
唐王起字舉之太原人大和八年以檢校
左僕射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
召為兵部尚書初江漢水田前政撓法
塘堰闕壞起下車命從事李業行部補
繕時無水泛民無凶年

唐徐商字義聲新鄭人大中十年以尚書

右丞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十四年起闕
有德政碑在峴山

五代晉劉審交為襄州防禦使綏撫有術
民庶懷之

五代漢安審琦為襄州節度使嚴而不盛
威而不暴南邦之民甚懷其惠

海賢宰恭南祥之月甚勤其惠

宋劉秀之字道寶為襄陽令襄陽有六門
塌良田數千頃塌久缺壞公私廢業世
正祖遺秀之脩復雍部由是大豐後為寧
蠻校尉雍州刺史都督卒謚忠成公

傅僕為襄陽令舊經云僕字子成有善政
襄陽舊多虎害人嘗追虎入城誠勵虎

不為邑害人為立碑

庫狄履為襄陽令有遺愛碑在縣西三里
隋顏籀為安養尉以幹治聞

襄陽耆舊傳下卷終

新刻辭書

襄陽書錄解題

不



襄陽耆舊傳五卷晉榮陽襄陽習鑿齒
 彥威撰此見諸書錄解題者也復來藏書如
 絳雲曾一載於目世行未見古本頃晤以簡莊
 云新得一專刻本板甚古雅當是明代刻携
 歸見卷上有晉習鑿齒一條并羅列唐五代
 人物以此書之偽顯然矣然猶不知偽自何人
 造方友携一彙刻本至不分卷無重一校字
 樣而未有紹熙改元印伏日襄陽守延陵吳
 琚識後以為系右漕日舊有此版歲久漫

不可讀於是錄亦口口即齋庶幾流以
遺跡末者易考焉以此考殆仍自宋人
手云重校者殆襲習考之名而實匪其
考亦古書無傳本可質聊備覽尔不可
以為批也敢以是質諸公向莊、想亦
以余言為然 丙寅立夏後一日堯翁
此本欠葉因第十七葉與彙刻本文理不
對未敢以十七葉所欠者以彙刻本補之
倘欲便於卒讀亦取彙刻本補之然
余究以為不可信能之六无物也 又識

